

欽定後漢書

十之十卷  
九八六八

後漢書卷八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傳 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

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放曰

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

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

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

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

捕案巫蠱旣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

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

孫宣帝卽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

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寃武帝感

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

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誼也

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卽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

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

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

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高第辟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也人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

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爲

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

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御進也

時冀妹爲

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

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

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

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

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

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

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  
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  
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名之

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  
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  
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  
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  
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健爲負土

成境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  
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  
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  
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  
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  
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  
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  
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力反

前掾李固時

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

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

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

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爲苟

得

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

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寃之

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名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

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也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

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

卒有宅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

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

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

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

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

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以爲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

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

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

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

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

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

旣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卽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卽獻動

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以不爲爲難言不之

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疆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

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

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

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

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

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

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

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轅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

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

齊王

喜之相

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

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

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

胃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爲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史記

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 武王入殷先去

炮烙之刑

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

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



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  
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  
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卓茂文翁召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  
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  
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  
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

迂遠

也

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

智之才日月之耀

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  
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敷仁

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

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

五百里甸服千里侯  
服南陽去洛千里故

日侯甸南頓君  
以上四廟在焉

三后生自新野

光烈皇后和帝陰  
后鄧后並新野人

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

臯陶不仁者遠

論語子夏  
之辭也

隨會爲政晉盜奔秦

左傳晉  
命隨會

將中軍且爲大傅  
晉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

史記曰文王爲  
西伯陰行善行

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  
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  
曰吾所爭周人所耻曷  
爲取辱遂俱讓而還也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敵

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

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傲同郡劉表時

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

禮記  
日君

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蓬伯玉恥獨為

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

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

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

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

之辭也言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雖

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

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

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碁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屣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 种暘傳

种暘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暘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

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

帝乃從之擢曷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  
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  
曷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  
馳命奏之

○劉放曰案文多一命字

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  
刺史曷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  
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邛夔諸  
國

菽音側留反

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曷至乃復舉種向

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曷糾發逮

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曷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

直或作宜

曷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曷承

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曷承之意

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

處處未絕曷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

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

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

梁太后

省奏乃赦曷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曷爲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

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曷復留一年遷漢

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曷與相揖謝千里不得  
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  
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曷賢良方正不應徵拜  
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擢曷爲度遼將軍曷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  
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  
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

晝舉烽夜燔燧  
解見光武紀

邊方晏

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



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  
咸爲發哀匈奴聞曷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  
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  
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  
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  
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  
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  
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

易屯卦曰  
槃桓利居

貞昔先賢旣沒有加贈之典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  
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

加命服  
之一等

周禮盛德有銘誅之文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

卿大夫之喪賜諡誄也

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

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

戰而死于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  
誅宦官召井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  
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

皆披

披音芳  
靡反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夕陽  
亭在

河南  
城西

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

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  
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  
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

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

長平陵名也  
有觀在長安

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

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

壺廣漢太守

壺音尾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

稍遷繁陽令

繁陽魏郡縣也

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

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

撻擊也

督郵不肯曰魏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

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

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畧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

文帝初與郡子分銅虎符

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

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

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

會赦歸家復拜廷尉

○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熹平元

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

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中常

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

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

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

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大雅抑詩

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

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

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李

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惟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汗染

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

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閤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



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

周易曰且坤爲母

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

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日永樂置太僕少府

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

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

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  
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  
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  
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  
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  
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  
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  
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

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  
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  
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  
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  
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

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  
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子珪字漢  
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  
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  
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  
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  
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  
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  
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  
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

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

張皓爲廷尉故曰卿

龔糾便佞以直爲

肯

肯過也

二子過正埋車堙井

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

种公

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八十六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皓傳張皓六世祖良○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欽也

張皓子剛司徒高第辟爲御史○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爲御史

王龔傳不至重問注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

進○成帝監本作武帝

臣會汾

按薛宣翟方進乃成

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

种暲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監本無

相字

臣會汾

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

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舛誤無

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仍

從宋本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子 賢 注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離被也

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

聲根性方實好絞直

絞急也

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

宜城縣故城在今襄

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旣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

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 樂巴傳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

好

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

劉

敬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

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

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

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

翦理姦誣房謂爲房於是祇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

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

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遷沛

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

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

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卽以驛書問

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

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

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

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  
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  
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  
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  
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  
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  
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放曰案功不可  
以自劾當是無功自  
劾少一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  
無字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爲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  
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  
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  
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  
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  
號中謂當天之中也冀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

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瘡音管

天災不有痛於肌

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

拾暴秦之

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

合散扶

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

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入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

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

於春囿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

上下交競封

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

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爲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

日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

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詔之人殺直諫

之士也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投

趙高以車府

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

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



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寧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

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

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

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

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

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

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

藻言喜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

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

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

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

身安得無預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

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劉攽曰案文民當作貨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

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

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

所資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

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

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

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

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賈誼

言之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冶

鑄之議

鑿刻也音日結反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見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

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敞曰注文莫不爾極案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

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適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 天下之

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

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

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

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

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

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

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

之間役夫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

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

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蠍不得置

其一足焉絰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

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

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

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

輕劔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

皆來應募陶

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

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

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

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及古

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

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弟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



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

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

陶旣清貧

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

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

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

之聲心灼肉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

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

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

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

軍孤立

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尅也

關東破膽四

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

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

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

武關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駭風散唯

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

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

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

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

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

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

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曰

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

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

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

爲之奴比

十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

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

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

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

謠言謂聽百姓風謠

善惡而黜陟之也

時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毓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

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

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

時封后兄

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

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

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

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舍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比

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

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

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將與陳項虞

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

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

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也

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

是帝

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

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

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

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

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今日殺雲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

干而觀其心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

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

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

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

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見大戴禮聞之者足以自戒

卜商詩序

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

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



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

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遂乃效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

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

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

謝承書云父祥爲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

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

膺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庸用也回邪也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

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燿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

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膺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嬃令色充積。閨

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

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

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

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

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

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

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促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以嚴刑威以法正

○劉敞曰案文當作正法

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

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

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

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

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狎者

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

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

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立注注七人謂

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

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慳慳誠懇之貌懼以觸

忤征營懼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

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

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

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

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

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三年詔舉有道

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立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

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祚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鱗者甲兵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

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

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

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

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

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

帶與戎翟謀伐襄王寶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

以爲美談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



後漢書卷之十七 列傳 二十七

合葬見皇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

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又

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

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今功臣久外未蒙

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

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

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贖今人百其身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

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也

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

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

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

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  
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

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

有識

識協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

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後漢書卷八十七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樂巴傳白上乞退○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陶爲人居簡○宋本作居開何焯校本疑是偁  
簡

劉瑜傳關之盛衰者也○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爲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

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

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

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

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

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

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嗥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潁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  
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  
名將也丞相則蕭曹

魏郿韋平孔翟之類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

雖賁育爲卒

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疽癰瘡也

脩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

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

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

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

稜字伯威  
援族孫也

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譎之知其

無能爲也

譎當作  
籌也

朝歌者韓魏之郊

韓界上黨魏界河  
內相接犬牙故云

也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

敖倉在滎陽  
解見安紀

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

右臂

右臂喻  
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

闔與  
礙同

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縲縫其裾爲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

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孫臏爲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

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詡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

賃而致一石也

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

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

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以人僦直雇借傭者

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

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志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

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

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

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

防刑罰者人之銜轡

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

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

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

一二府恐爲臣所奏

○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謝則此當爲三府也

遂加誣罪

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口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順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

時中常侍

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

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

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

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

伏歐刀以示遠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

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

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

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

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

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

箱

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



宋娥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

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譴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譴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倅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襦卽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敞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襦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襦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

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

貴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

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

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

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

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咎之

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  
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  
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

同曲也

數以

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  
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  
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  
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  
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

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

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愼之至也

身長八尺有威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

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劉攽曰案嵩傳此一少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隲鼓摯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八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也 明惡人不去則善

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

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  
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此皆釁發蕭牆

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

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闕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

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

炭不可同器

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  
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

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

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

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見史記也

市虎成於三夫

解見馬援傳

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

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陛下宜

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則

則

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銖鉞之戮陛下

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

角爨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爨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爲封

首靈帝猶識爕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

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爕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

書郎楊贊奏爕廷辱大臣帝以問爕爕對曰昔冒頓至

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

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

嫂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

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

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奈何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興使鄜商別定隴右

前書漢王賜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

世

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

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婁音而遮反○劉攽曰注以高婁羌案高當作高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

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

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

左社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社衣衿也

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

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

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熒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



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

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爨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爨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

一作封

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攽曰案文

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

舉爨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爨

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爨善邳人

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

漢官

曰司隸功曹從事卽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

韓遂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挺解也

必謂我

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

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

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  
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燹猶固守時北胡

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燹同北

地人皆夙懷燹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燹歸鄉里子幹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  
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

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燹北地人故云鄉里也

先被恩德欲令棄

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

以濟天下言未終燹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

幹集曰幹

字彥林

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

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

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

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

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

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

幹

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

說爨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

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

師卽

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爨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

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  
扶風太守

###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

是也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

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

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驚也繼繫也廣

雅曰鷺執也蒼頡解詁曰鷺鷓也食音嗣鷺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

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

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

梁鵠欲奏誅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

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

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

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

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

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

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

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卽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

續漢書梟字作泉也

梟患多寇叛

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

開立是爲潛公慶父襲殺潛公並見史記

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

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

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宮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宮

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宮畜音許救反

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爲羌所破勲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

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

羌精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

素爲

勲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

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



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表勲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

調猶發也

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

中藏謂內藏也

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注曰耀明也觀示也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秣黷武耳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

帝曰善

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執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

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

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

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萬餘

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鵠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爲清寇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

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

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

不愼哉

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闕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

卓得書意甚憚之

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

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  
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  
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  
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  
出爲潁川大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  
卓陳軍事卓折僂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  
且汗我刀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啓  
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

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賙襚送之如禮塋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

父旻有

幹事才

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種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

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

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

州志云勾踐之地南至勾餘其後併吳自稱大將軍立

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

率丹楊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

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

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

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

舉孝廉

補卽丘長

卽丘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卽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棄

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

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爲廣陵兄邈爲陳留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

岱字公山

豫州刺史孔

伋

伋字公緒

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

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

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佗陳留太守

邈東郡太守瑁

橋瑁也

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

難

糾收也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

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

曰皆樊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太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



史儋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  
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  
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禁禱羣神

巫

巫也史祝史也禁謂營攢用幣以穰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

又恐

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  
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徒

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  
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  
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

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

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隔閻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

爾雅曰武迹也

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

比類也

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

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家語孔子

之鄒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

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

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

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

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

擲捉也音女卓反

不覺涕流

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

○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

受任之初志同大事

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

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

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

者克已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

今日之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張景明登壇唾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英雄記云

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

呂

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魏志呂布傳曰

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

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璜奉

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

無損霸道亦復彊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

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

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

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

足下當見八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崔杼殺齊莊公

欲劫晏子與盟以執拘其頸劒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

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

力作難

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

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

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

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

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

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

鉅野

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

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

可先城未破

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

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爲

饋粥

杜預注左傳曰饋糜也音之延反

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

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

前漢音義曰觖猶冀

也缺音羌恚反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

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

公羊



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

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

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

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

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

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

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

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

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

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滅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表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

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賣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

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滅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後漢書卷八十八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勲抗  
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八十八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臧洪傳無以爲悔劉放日悔字無義未詳何字○

臣宗

楷按無以爲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

焉崔瑗之文也

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

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

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  
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  
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

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  
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  
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  
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  
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  
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  
傳十二篇也○劉歆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案太玄乃  
用三十六撰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作五字誤也

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  
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

二百歲始將終乎

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也

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立其典矣

自此以上並衡與崔瑗書

之文也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

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

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

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順帝初再轉復

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

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問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  
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問余余應  
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  
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

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

云下學人事

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思使

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伊尹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

咎單巫咸實守

王家

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又王家也

申伯樊仲實幹

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

上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爲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

二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

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

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

故易稱以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質以文

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

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

矣

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曩滯日官今又

原之

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

然行亦以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

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

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  
作靈憲渾天儀等也

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會何貪於

支離而習其孤技邪

揭褰衣也音丘列反詩邶風曰深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爲

厲由膝以下爲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  
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  
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  
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敞曰注支離蓋案莊  
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  
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爲蓋

參

音三

輪可使自轉木雕猶

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

垂翅故棲謂再

爲史官也盍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  
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闕使利而  
高飛邪傅子曰張衡  
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也○劉敞

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

屈已美言以相剋

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

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

用後勳雪前吝倅佷不柔以意誰靳也

吝

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

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

是故藝可學而行

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

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

求之無益故智者偁而不思

偁備也 貼身以

微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

貼危也

枉尺直尋議

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饋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猶不屑餐旌脅以之

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簋飧饌音仕卷反饋音補故反

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脅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饋之爰精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我狐丘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諱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攽曰注子何爲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

當作曰 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行者必以贖子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溢也二十兩爲溢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敞曰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解祿謂審戚也委而築謂傳說也

言曰自關而西謂禱禴短者謂之禴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受或作爰渾元初

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朦

腫朦言未晤也○劉敞曰案蔡邕亦有此

二字作腫朦從目是也此誤

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

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

后之爲也

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當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

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

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

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

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

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

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况

以人該之

該備也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

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

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涸亂也涸音骨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

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

本非行道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

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一

衡集考字作丁當也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

無所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旒言爲下所執持西東也

燭武縣緇而秦

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也緇縣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緇而出說秦秦伯

爲之退師

魯仲係箭而聊城菟析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

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施廢也折行夜木也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

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尤

臬猶勝也猶六博得臬則勝

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

澆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

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

當此之

會乃鼃鳴而鼈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鼃鳴岐野鼈應於泉也

故能同

心戮力勤恤人隱

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遂定

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

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謨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

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

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

與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未反聲或作整容或作容衛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龍鼃蟄

棲息也禮記月

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疑也今也皇

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

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

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摠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

卷之八 列傳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

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也冒愧逞願

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

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

棲於會稽此為甯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

我不忍以歛肩捷疾也歛斂也音翁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雖

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

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

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  
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  
也妄進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且姑

也休美也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  
吝恥也

服焉愠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方

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

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

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卽老彭殷賢

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與世殊技固孤是

求技巧也音伎本子憂朱泮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

無所教也輪扁爲輪者名扁也扁音皮珍反莊子曰輪

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泮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泮音匹萌反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

故棲吾感去鼃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

鼃蝦蟆也音胡媯反周易

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

左傳

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設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衛

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

左傳

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

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

節效貞

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

並見前書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

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荆蓀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周

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弈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

清謳流聲

弈圍局也碁卽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大

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

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

愍三墳之旣頽惜

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且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

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不慊夫晉楚

敢告誠於知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簞反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

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

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

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

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

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埋蒼曰倥順帝被廢時也倥窮困也亦謂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爲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

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

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

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

事見宦者傳

故恭儉畏

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

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

豈

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

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

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

往古所以知今

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

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

辟罪

也音類亦反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

若者也

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

懼羣臣奢

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

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

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起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

制不專已心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

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

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

悔

革改也復反也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

率舊勿令形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

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

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

則奢僭息事令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

筮雜之以九宮

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

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

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

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明者

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

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

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

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

哀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爲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

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

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  
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

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而春秋讖云

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

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

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又言別有益州

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

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

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

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

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

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衡集上事

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竄又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永元中清河宋籍辭績漢書亦作竄本作纂者義亦通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

遜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

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

或者

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

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卽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

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

之書

謂說稱識家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

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

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

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

立道也德也老子曰立之

又立衆妙之門

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立訓兮雖彌高

其弗違

立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

其焉追

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

潛服膺以永覲兮

綿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宵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觀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觀與靜同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脩謂自脩爲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竦企立也禮記曰爲人臣止於恭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

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

團團垂貌也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

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

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楚辭

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

案縞音租緩反字書

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江蘼香草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蘼卽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蘼

與薜芷兮初秋蘭以爲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

美襲積以酷裂兮允塵邈而難

虧襲積衣襪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襲積褰褻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



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

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

珍

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

奮余榮而莫見

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

也皇暇也舍廢也

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

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

二八八元八凱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

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

何孤行之煢煢兮予不羣而介立感

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

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

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

彼無合其何

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旦獲讞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

旦周公也讞謫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謫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

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

國家也事

見尚書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烝衆也僻邪也辟法

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

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

曾重也羌

發語辭也言己之志無可與言之也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

音湛

沈繽紛亂貌也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

象兮跼焦原而跟止

雕虎有文也跼臨也焦原原名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

太行之優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

太行之優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

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

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庶斯奉以周旋兮安旣死而後已

後書卷之九 死傳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

規矩之園方化變也泯滅也珍蕭艾於重筓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蒿也筓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為不香喻棄賢人也斥西施而弗御

兮羈要裊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

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劉敞曰案要裊古良馬當作裏從

馬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跛不正也離被也惟天地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

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

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

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辯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

玕說文曰辯交織也音蒲珍反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說中也玕佩玉也

昭綵

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

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

盛也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淹久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

日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恃已知而華予兮鶻鳩鳴而不芳

已知猶知

已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鶻鳩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鶻鳩布穀也楚辭曰恐鶻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

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冀一年之

三秀兮適白露之爲霜

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適迫也方秀遇霜

喻以賢被讒也

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

疊疊進貌也謂四時更進

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

咨妒媿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咨歎也妒忌也媿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媿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爲

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恐漸冉而無

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卽岐趾而攄情

岐趾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

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歷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

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

而爲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爲巽與兌爲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爲乾易說卦曰乾爲冰

兌爲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爲兌乾爲天兌爲澤故曰天爲澤言天高尚爲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勗自強而不

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勗勉也乾爲金玉故曰玉階嶢崢音高峻貌嶢音堯崢音士耕反懼

箠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左傳晉卜人曰箠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箠之未

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

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

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丑貞反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

而哀鳴

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

鵬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

榮

鵬鶚鷲鳥也以喻讒佞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子謂衡也

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

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

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朝

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漱飛泉之瀝液兮

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

咀石菌之流英

濕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

翺鳥舉而魚躍兮

將往走乎八荒

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

封以望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

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

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

勾芒木正東方之神也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

道真謂道德之

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日淳不雜日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颻也

登蓬萊而容與

兮鼇雖抃而不傾

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

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媛

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

留瀛洲而採芝兮

聊且以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

之爲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

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翳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壺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崙之高岡山海經曰崐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

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崙山之上卽下文云梓巫咸以占夢含嘉秀

以爲敷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

乎八荒以後卽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崐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崐崙見

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暘谷

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爲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

會稽也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

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

華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南

故云南鄰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

翩連翩也儻棄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

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流目覩夫衡阿兮賭有黎之圯墳痛火

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顛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

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

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河圖曰天有九部八

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

方玄州曰咸土東北咸州曰隱土躋日中于昆吾兮憇

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

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憇息也東方朔神異

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熾也揚芒爍而絳天兮水泣

汙而涌濤芒光芒也字林曰燦飛火也音必遙反溫風

翁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

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怒音奴覲反爾雅曰怒思也顓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

乎留茲顓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

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

承旗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其承旗也躔建木於廣都兮拓

若華而躔躔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

九

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  
日躑躅猶徘徊也躑音直流反躑音直余反 超軒轅

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

娛余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日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

一日鼈魚在汪野北其爲魚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

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 歎神化而蟬蛻兮

朋精粹而爲徒 歎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

猶侶也精粹美也○劉攽曰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

乎中野 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東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

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

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

湍渚

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止也

華陰華山之北也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號呼

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擢櫂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

敞曰注爲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

佯而延佇

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

猶徘徊也咽河林之萋萋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吏反爾雅曰咽息也萋

萋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蓍偉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觀河

洲而思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

至也訪謀也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  
言六籍六

也經也  
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遠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

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

化而爲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鼈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

世  
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殮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

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

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錯交錯也司命天神

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寶

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  
寶謂孝文寶皇后也繁廡茂盛也呂太后時出

宮人以賜諸王寶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

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  
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侈於

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

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日出則銜恤絕緒言

無後也

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遭武

尉謂都尉顏駟也尨蒼雜色遭

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袞

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

十日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

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諡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

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  
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  
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  
也遂使爲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牛不  
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闞謁賊而寧后  
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  
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  
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公入國呂甥冀芮  
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郟伯  
楚勃鞞字也通人闞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

事見國語

通人闞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穆子文

公等闞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  
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闞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  
分羸適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羸秦姓也適猶發  
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爲外備而不  
知胡亥竟爲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  
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

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

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  
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  
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  
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

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諱

爾雅曰諱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

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  
鄭大夫裨竈請礪斝玉瓚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

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

人也丁當也梯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  
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  
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  
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  
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爲事也  
毋綿孿以滓已兮  
思百憂以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滓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詩曰



無思百憂

祗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監視也孔甚也斐輔

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斐忱

湯蠲體

以禱祈兮蒙厖禡以拯人

蠲潔也祈求也爾雅曰厖大也禡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

早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

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字作祲祲祭也禡音斯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

它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

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

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顥亮以

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

魏顥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顥敗秦師於輔氏獲

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顥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顥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黷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  
蹟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治命余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尚書曰咎繇邁

是以報也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  
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臯陶卒葬之於六禹封  
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

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

而已毓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  
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

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

往而不復

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  
日無言不讎易日無往不復也

盍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  
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傲惘而無疇

傲惘猶  
傲悅也

偏區中之隘

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偏迫也  
宣徧也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亘

而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東寒積冰雪雹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

輪作石磴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磴通迥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迥閉也

寒風淒

而承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自糾

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

脩糾音

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也

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歆而增愁

太陰北方極陰

之地也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

怨高陽之相寓兮倬顓頊之宅幽

高陽氏帝

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倬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

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廖

庸勞

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廖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駮望

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縶乎不周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

寒門垠音玉巾反廣雅曰垠罅也縶馬韉也音思列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

迅飈瀟其

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

鶩風也瀟疾也音肅媵送也鶩疾貌也禁協韻音金趨

谿囁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

谿囁深貌也谿音呼含反囁音呼加反砾音林

亦深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

重陰地中

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

追慌忽於

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慌忽無形貌也

由右密之閭野兮不識

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閭幽

隱也蹊路也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召也燭龍北方之神也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

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碼殺祖江于崑崙之陽碼音邛爾雅曰劉殺也

聘王母

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

一名玉芝戴勝憇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

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憇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憇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憇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

詩含神霧

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宓妃洛水神也

咸姣麗以蠱媚兮增

嫫眼而娥眉

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嫫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嫫目宜笑也舒

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

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袿音圭婦人之上服爾

雅曰婦人之微謂之禕郭璞注云卽今之香纓也

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皜以

遺光

的礪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人也

獻環琨與璵縞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琨並玉佩也白虎通曰脩道無窮卽佩環能本道德卽佩琨也玄黃謂繪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必

如等旣獻環佩又贈以繪綺也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

賂或作貽

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爲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

詠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必如也卽上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

歌曰天地烟燼

百卉含蘄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烟燼

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燼張揖字詁曰蘄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卽上所謂冰折不營也

瞻峴

嶠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

之飛梁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崑崙紫曲也爾雅曰小

猶橫度也廣雅曰

無角曰螭龍也登閩風之會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閩風

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閩風而緹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

以不死木

屑瑤藥以為糝兮糝白水以為漿

瑤瓊也楚辭曰屑瓊

藥以為糝糝糧也糝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扞巫

咸以占夢兮廼貞吉之元符

扞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茲令德於正

中兮含嘉秀以為敷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

八月而熟得時

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穎稂也本

禾本也言禾既垂稂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稂乃歎曰我其首

禾乎高誘注云禾稊  
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  
迓迎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暉其照夜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  
普耕反震霆霹靂也

霆音庭列缺  
電也暉光也雲師黶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屏  
翳也黶

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  
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轆瑀輿而

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  
輅郭璞注云輅輓上環也轡所

貫也瑀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  
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  
百神森其備

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周頌曰懷柔百神  
森衆貌也屯聚也  
振余袂而就車

兮修劔揭以低昂  
脩長也揭  
低昂貌也冠  
冠喞喞其映蓋兮佩綝纒

以輝煌  
喞音五各反一作炭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  
車蓋相映也綝音林纒音離盛貌也輝音胡本



反光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摠而超驥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

猶騰也 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旌羽旄也溶音

勇王逸注楚辭曰溶 撫輪軹而還覲兮心灼藥其如湯

軹音零說文曰車輪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

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轉也說文云車輪

小穿也還覲顧瞻也藥音藥熱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

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旣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

之惑思 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

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 前長離使拂羽兮

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卽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木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

後裔 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澗忍而爲清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激清也

渙音宅典反。澗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渙，澗之流俗。王逸注曰：渙，澗垢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

鳴玉鸞之嚶嚶。

鸞鈴也。在鑣。嚶聲也。音嚶。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

涉清霄而升。

遐兮浮蔑蒙而上征。

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

蒙而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

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叫帝闈使闈扉兮，覲天皇于瓊

宮。

闈，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闈。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

洩以彤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彤與融同也。

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

而思終。

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微曰：聖人承

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禮樂

七

惟盤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斃厥也音亦又音徒故反

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

既防溢而靜志

兮迨我暇以翱翔

溢滿也迨及也翱翔將遠逝也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

太微之閭闔

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閭闔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

踰高閣之鏘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

高貌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

苑也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

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為復星

觀壁

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

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

落牽牛北爲河鼓磅磳聲也磅音普郎反磳音郎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

湯湯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漢雲漢曰天河也

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

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

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

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適皇行貌也

偃蹇天矯嫫以連卷兮

雜沓叢穎颯以方驤

嫫音孚萬反卷音拳並翺翔自恣之貌也

鹹汨颺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邊

鹹音一六反汨音干筆反颺音遼沛音普蓋反

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邊音徒郎反

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

喬

硠礚雷聲也硠音康礚苦蓋反淫喬電貌之狂疾也

踰龐頤於宕冥兮貫倒景

而高厲

龐音亡孔反頤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濛頤宋均注云濛頤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

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

舊鄉之暗藹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爲開陽  
頽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

悲離

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說文曰悁悁憂也音於緣  
反詩國風曰勞心悁悁也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

輈輈也

雖遨游以媮樂

兮豈愁慕之可懷

媮音通侯  
反懷安也

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颺忽

兮馳虛無

閶闔  
天門

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

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

倏忽也眩音縣眩音  
混疾貌也常閭故里

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謂初遊於四方天  
地之間以自淫放

今改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

楚辭曰退將復  
修吾初服王逸

注云修吾初始清絜之服  
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

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以六藝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

爲林而遊之也

結典籍而爲咎兮歐儒墨而爲禽

咎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

軻孫卿等墨家謂翟墨胡非尹佚等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

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

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獻欲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手欽峯山貌峯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也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也

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勅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

也音女

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老子曰上不德無爲不

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系曰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六區謂四

方上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

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

也詩邶風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諭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爲宦者所讒故引以自諭也

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

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

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

回志竭來

從玄謀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謀亦謀也音基字從其

獲我所求夫何思永

和初出爲河間相

河間王名政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

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

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

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

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

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詒懸圖

凡三十二篇

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

郎劉駒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



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

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衡表曰臣仰幹史職

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

者十餘事

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

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濔濔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瑗撰平子

碑文也

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

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

運情機物有

生不能參其智

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禮記文也

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

哉何德之損乎

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爲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

知天道也

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玄猶深也晰音

制

後漢書卷八十九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衡傳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舊本或無此十四字

并質共劑注質劑猶今分文契也。○文字別本作支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臣會汾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閻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

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